

# 军国主义与日本社会大众

## ——评木坂顺一郎著《“一亿玉碎”——15年战争与民众对战争的支持》

王也扬

今年1月,日本右翼势力公然在大阪和平纪念馆集会,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这使笔者想起1992年12月5日也是在该纪念馆,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木坂顺一郎先生所做的一篇学术讲演。后来木坂教授把讲演的内容加以扩充,出版了专著《“一亿玉碎”——15年战争与民众对战争的支持》<sup>①</sup>一书。书中,木坂教授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而又严肃的问题:对于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民众为什么不加以反对?那些主动选择毁灭之路的士兵们、参加惨不忍睹的大屠杀的男人们、高呼万岁把丈夫和儿子送上前线的女人们、饥肠辘辘地在工厂为生产武器而拼命干活的学徒工们——他们为什么如此积极地支持这场战争?木坂教授认为,应该让不懂战争的年轻一代知道,军国主义战争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结构:为什么自己的父母亲、祖父母没有防止那场侵略战争;在今天的时代里,我们应该怎样做,做些什么?木坂教授的见解无疑是深刻的。

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主义,都曾掀起过狂热的群众运动,其发动的侵略战争也曾得到国内民众的积极支持与参与;军国主义思想和法西斯主义思想,是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思潮而存在的。

① 《「进あ一亿 火の玉た」——15年战争と 庶民の战争协力》,机关纸共同出版株式会社(京都)1993年12月版。

对此,很值得深入研究。以往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总是习惯用阶级分析方法,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相区别,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事物还有另一方面,即木坂教授所指出的,军国主义战争自有其整体的结构,自有其社会的基础。作为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日本民众不仅要牢记战争的痛苦,更要反思自己为什么支持了这场侵略战争,为什么没有防止这场战争?而学术界应该从社会历史的全方位,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既对立又统一的角度,来考察和剖析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战争,才能获得更加完整的认识,并且对今天日本右翼势力的回潮,给予科学的解释。

木坂教授在他的著作中用了“15年战争”这个提法,意在强调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到1945年8月太平洋战争结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这一提法虽被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审订时所否定,但是木坂教授等学者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战前日本,从未停止过战争。从1894年的日清战争起,大约每十年左右打一次大的战争,继之有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出兵干涉俄国革命;1927年和1928年出兵中国山东,接着便是九一八事变。日本的这种战争的国家政策起始于明治维新。明治政府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两大口号,使日本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近代化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仿效西方列强侵略软弱邻国的民族主义理念之上。1885年维新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著名的“脱亚入欧”论,日本社会在崇尚西化的同时,滋生出一种对亚洲民族的强烈的蔑视感。而当时毫无“人权”观念的普通日本人则惯有以强凌弱随便打人之风,更不把比自己落后的亚洲人当人看待,认为欺负他们是理所当然。1894年的日清战争日本大胜,从对中国的割地赔款中,日本一下子富裕了起来,全国都尝到了侵略战争的甜头。于是,前总理大臣山县有

朋当年提出的守住民族“主权线”与“利益线”(即把朝鲜、中国等亚洲各国作为日本应征服的势力范围)的国策深入人心;在日本民众中,将中国贬称“支那”、歧视作为殖民地的朝鲜人、把东南亚和非洲人叫作“土人”的意识牢牢地扎下了根。直到今天,这种思想影响仍难以彻底肃清。笔者最近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个日本留学生写的反华文章,通篇贯穿其祖父辈教给他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意识,证明木坂教授所言确实不差。

木坂教授指出,世界历史上的欧洲宗教改革,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是为近代民主主义的基础,也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可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却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天皇制国家,其虽在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在政治和思想上则实行以天皇为中心的专制统治。这种统治,通过政治与道德、政治与教育的混一,达到了对国民思想的完全控制。战前的日本人,一入小学就必须背熟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在这段话中,把忠于天皇,说成是日本臣民的最高美德,然后才是孝父母、爱兄弟、和夫妇、信朋友,在前者与后者发生矛盾时,首先应该效忠天皇。随着国民教育的普及,这种思想世代代灌输到每一个日本人的髓中。同时,国家不允许任何异端思想存在。反战的人,就是反对天皇,就是日本人的败类,就是“非国民”。国家还把军事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一环,从军队中派人到学校去当修身辅导教师,要求学生背诵“军人敕谕”,将“宁死不当俘虏”、“上司对下级的所谓‘爱之鞭’等‘武士道精神’”传授给学生。20年代后,凡不升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必须进入青年训练所,强化军事训练,然后应征入伍。这样,日本人从小学到服完兵役,始终被军国主义思想所包围,久而久之,成为一种国民意识。

在天皇制国家中,大众传播媒体完全是军国主义宣传的工具,其反复进行片面、错误的新闻报道,歪曲事实,夸大战果,煽动排他的民族主义,鼓吹战争振兴经济,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经过

误导,普通日本民众真的以为本国进行的战争是为了解放”亚洲,并期待像以往日清 日俄战争那样带来国内经济的繁荣,从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与政府相配合,除了学校,各种官记群众团体如大政翼赞会 大日本产业报国会 大日本青少年团和民间的部落会、町内会等组织将几乎所有平民都动员了起来,开展战争捐款,给军人缝制慰问袋,举行庆祝战役胜利大游行……使整个日本陷入战争的狂热。“一亿玉碎”,即全体国民决心为天皇为军国主义殉葬,就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广泛流行的口号。实在地说,当时日本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对战争的性质及其必然失败的前途保持了冷静的看法,但他们不能也不敢表露自己的意见,因为这样做随时会被特高警察侦知和逮捕。日本共产党人和一些宗教界人士由于反战即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

木坂顺一郎教授生于1931年,在“15年战争”中度过了少年时代,又亲身经历了战后日本社会的变迁,作为专攻日本近现代政治史的学者,他的著作不仅客观真实,而且分析有理 见解深刻。我们从他的论述中了解到军国主义对日本大众实行精神奴役的历史教训,以及这种奴役曾经达到过怎样的程度,也就可以理解在那几代人尚存的当今日本社会,与军国主义遗留思想及其回潮做斗争是一个严重的任务。木坂教授指出,战后日本社会对法西斯战争的批判与反省远不像意大利和德国那样彻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民众的方面讲,过去在天皇制之下,人们普遍缺乏主体自觉意识。战后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战争的领导者时,日本大众似乎充当了与己无关的旁观者。在“15年战争”的后期,日本节节惨败,平民和军队一起遭殃,闹粮荒,挨空袭,吃原子弹,于是战后大多数日本人抱有强烈的被害意识。这种夸大的被害意识,在相当程度上掩盖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加害于人的事实和加害的责任。从国际政治的方面讲,战后美苏冷战格局确立,有关国家政府出于自身的需要对

日本的战争责任未予以深究。一些国家纷纷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使赔偿问题在国家间得到解决。连最大的受害者亚洲各国,也由于重视与经济大国日本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压制本国民众要求战争赔偿的呼声。如菲律宾,直到马科斯政权垮台,国内民主化进程启动,才使民间慰安妇问题得以提出。读木坂教授的著作,笔者又联想到奥地利近来的政局。奥国有新纳粹主义色彩的自由党被民众选进政府,引起世界特别是欧盟各国的震惊。追其根源,也是战后奥国用被害者的皮包住了自己曾经作为加害者的身份,使国内社会的法西斯主义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算。姑息罪孽,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历史的大是大非真是含糊不得!

如何吸取历史的教训?如何防止战争的悲剧重演?这是日本也是世界需要深思的问题。木坂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强调,首先应该正视历史,要利用军国主义时代的历史资料,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了解历史的事实。这些年来,围绕是否正视历史的问题,日本国内发生了多次辩论和斗争,主持正义的人们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鉴于过去天皇专制制度对大众的精神奴役,是造成军国主义社会狂潮的重要原因,日本今天只有坚持民主政治,才是防止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的最根本的制度保证。在日本社会,要进一步发扬国民的主体意识,不迷信不盲从。要承认和尊重多种价值观的存在,对他人的思想抱宽容的态度,而不能够依仗权力,强迫人们统一意志。现在的日本宪法虽然明载国民享有政治和精神的自由,但回顾战后历史,1958年岸信介内阁通过的警官职务执行法修正案 1978年福田赳夫内阁有事立法合法化的尝试 1985-1986年中曾根内阁的防止间谍法案等,由政府 and 自民党所策动的强化治安立法的动向屡屡发生。另外,把过去时代的“太阳旗”“君之代”正式作为国旗国歌,规定学生入学和毕业仪式必须升国旗唱国歌,对不服从规定的教师予以惩罚,其性质仍是用权力公然践踏他人的精神

世界。木坂教授还提醒国内民众监视军队的动向。自 1992 年日本违反宪法第 9 条,实现自卫队海外派遣以来,政府以日美合作,对亚洲及国际和平作贡献为由,在这方面越走越远,其倾向非常危险。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民间一定要吸取历史教训,杜绝期待战争景气的非分之想。对于社会上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歧视外国人的意识,也应该给以不懈的批评... ..

读罢《“一亿玉碎”——15 年战争与民众对战争的支持》一书,笔者感到,当今日本虽有少数右翼分子妄图开历史的倒车,但也有像木坂顺一郎教授那样的深思有识之士,他们的真知灼见不仅对日本民众是宝贵的,也值得中国学者研究参考。

(作者王也扬,1953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仲明)